

宣和遺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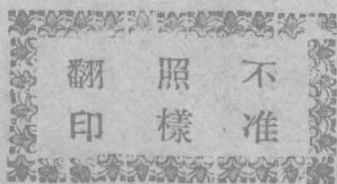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

宣和遺事



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版



新式
標點
宣和遺事

全書一册定大價洋四角

校點者 何 銘

發行者 新文化書社

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

總發行所上海
四馬路
新文化書社

新式
標點
宣和遺事

暫時罷鼓膝間琴，閒把遺編閱古今。

常嘆賢君務勤儉，深悲庸主事荒淫。

致平端自親賢哲，稔亂無非近佞臣。

說破興亡多少事，高山流水有知音。

茫茫往古，繼繼來今，上下三千餘年，興廢百千萬事，大概風光霽月之時少，陰雨晦冥之時多；衣冠文物之事少，干戈征戰之事多。看破治亂兩途，不出陰陽一理。中國也，天理也，皆是陽類；夷狄也，小人也，人慾也，皆是陰類。陽明用事的時節，中國莫安，君子在位；在天便有甘露慶雲之瑞，在地便有醴泉芝草之祥；天下百姓，享太平之治。陰濁用事底時節，夷狄跳梁，小人禍志；在天便有彗孛日蝕之災，在地便有蝗蟲饑饉之變；天下百姓，有流離之厄。這個陰陽，都關係着皇帝一人心術之邪正是也。

且說唐堯虞舜是劈初頭第一個皇帝。看他在位時，任賢勿貳，去邪勿疑，不敢盤逸遊畋，不敢荒淫音樂，到得他揖讓傳禪時分，且道：「無若丹朱傲，惟慢遊是好，傲虐是好。」舜王那會敢做慢遊傲虐的事？堯王告着舜王，使他休學堯王的孩兒丹朱，專事慢遊，專務傲虐；恃着強力，不用水向平地上推了舟船，其他徒黨在家爲淫亂之行。故堯王不將天下傳與他，却分付與舜王了。舜王治世，舉八元八愷——共十六個才子，是有賢德名望的人，分布

在朝——任了官職。却將共工流逐於幽州田地，將鯀放逐於崇山田地，將三苗竄逐於三危田地，將鯀誅殛於羽山田地；誅竄了這四個兇人，天下百姓，皆服其威斷。明四目，達四聰，末梢頭賢人在位，小人在野，朝綱自治。在位五十二年，壽命一百一十二歲，將天下傳與禹王。至湯王時，爲諸侯，與葛爲鄰。葛君不道，苦虐其民，湯王伐之。東征而西夷怨，南征而北狄怨，却道：『湯王何故忘我，不來拯救？』黎民咸慕湯王之德。却有夏桀無道，寵妹喜之歡，將酒傾爲池水，將肉排爲樹林相似；日與兇徒沈酗於酒池肉林間，苦虐生靈。百姓怨道：『夏桀與日相似，這日幾時喪亡；我甘受其苦，不過情愿與他偕亡。』至紂無道，寵妲己，剖賢人心，置炮烙之刑，不修德政，不改前非。武王伐之，享國日久。傳位至周幽王，寵褒姒之色；爲不得褒姒言笑，千方百計取媚他，因向驪山上把與諸侯爲號的烽火燒起。諸侯皆道是幽王有難，舉兵來救；及到幽王殿下，却無他事，只是要取褒姒一笑。後來貶了太子，廢了申后。申后怒，會大戎之兵，來伐幽王；諸侯不來相救，遂喪其國。有詩爲證，詩曰：

『恃寵嬌多得自由，驪山舉火戲諸侯；

祇知一笑傾人國，不覺胡塵滿玉樓。』

又楚國靈王寵嬪嬙之色，起章華之臺，苦虐黎庶；遭平王所追逐，死於野人申亥之家。

有詩爲證，詩曰：

『茫茫春草沒章華，因笑靈王苦好奢；

臺土未乾簾管絕，可憐身死野人家。」

後來陳後主也寵張麗華孔貴嬪之色，沈湎淫逸，不理國事；被隋兵所迫，無處躲藏，遂同二妃投入井中。隋兵搜出，亦遭其虜。其國卽亡。有詩爲證，詩曰：

「陳國機權未有涯，如何後主恣驕奢？

不知卽入宮前井，猶自聽吹玉樹花。」

當時有隋煬帝也無道，殺父，誅兄，姦妹，無所不至，寵蕭妃之色。蕭妃要看揚州景致，帝用麻胡爲帥，起天下百萬民夫，開一千八百里汴河；從汴入淮；從淮直至揚州，役死人工夫無數，死了相枕。復造龍鳳船，使宮人牽之；兩岸簫韶樂奏，聞百十里之遠。更兼連歲災蝗，餓死人遍地，盜賊蜂起，六十四處烟塵，一十八處擅改年號。李密祖臂一呼，聚雄師百萬，占了中原。煬帝全無顧念，被字文化及浩變江都，斬煬帝於吳公臺下，隋國遂亡。有詩爲證，詩曰：

「千里長河一旦開，亡隋波浪九天來；

錦帆未落干戈起，惆悵龍舟更不回。」

其國有唐秦王世民，行仁布德，滅六十四處烟塵，遂建都於長安，以制太平；後來爲唐明皇。爲孩兒壽王取楊家女孩兒名做玉環的爲妻，明皇一見玉環，生得有傾國之色；背後使人喚玉環出家，爲女官道士；後來宣入宮中，封爲妃子，寵幸無比。真個是：

「後宮佳麗三千人，三千寵愛在一身；

金屋妝成嬌侍夜，玉樓宴罷醉和春。」

那明皇寵愛妃子，春從春遊，夜專夜寢，從此荒淫，每日更不坐朝聽政。爭奈那妃子與安祿三私通，却抱養祿山做孩兒。明皇得知，將安祿山差去漁陽田地，做了節度使。那祿山思戀貴妃之色，舉兵反叛。真是：

『漁陽鞞鼓動地來，驚破霓裳羽衣曲。』

那明皇無計奈何，只得帶領百官走入蜀川，躲避了祿山。行至馬嵬驛，六軍不肯進發，把那貴妃使高力士將去佛堂後田地裏縊殺了，諸軍且跟着明皇入蜀。後來明皇那兒子肅宗恢復兩京，再立唐家社稷也。

今日話說的，也說一箇無道的君王，信用小人，荒淫無度，把那祖宗混沌的世界壞了，父子將身投北去也；全不思量祖宗創造基業時，真不是容易也！

今有康節先生做八句詩，道得好；他的詩曰：

『自古禦戎無上策，惟憑仁義是中原。』

王師問罪固能道，天子蒙塵爭忍言。

兩晉亂亡成茂章，亡君屈辱落陳編。

公闕延廣何人也？始信興邦亦一言。」

此詩是康節左莊吟，豫先說着個宣和靖康年間識語麼？當初只爲五代時分，天下荒荒離亂，朝屬梁而暮屬晉，干戈不息。更兼連歲災蝗，萬民遭塗炭之災，百姓受倒懸之苦，爲此

後唐明宗夜夜焚香告天祝曰：『我乃胡人，不能統治天下，願天早生聖人，撫安黎庶。』此上感得火德星君霹靂大仙下界，降生於西京洛陽縣夾馬營趙洪恩宅——生下一個孩兒。當誕生時分，紅光滿室，紫氣盈軒。趙洪恩喚生下孩兒名做匡胤。幼與小童戲於街檻，好布陣，行伍肅然，人見而異之；及年當弱冠，有大志；少遊關西，行到處，除兇去惡；長治華夷，民安國泰。自陳橋兵變，柴皇讓位，在位十七年，天下太平；消鎔軍器爲農器，毀折征旗作酒旗。太祖一日，收平江南，有徐鉉奉使至太祖殿下，盛誇其主能文，因誦其詩。太祖道：『此詩，村教書語耳。』因道：『我少時有詠日詩。』道是：

「須臾捧出大金盤，趕散殘星與明月。」

徐鉉聽得這詩，大服太祖志量。後來人以爲應大金破汴梁之讖。太祖傳位與太宗。太宗欲定京都，聞得華山陳希夷先生，名搏，表字圖南的，精於數學，預知未來之事，宣至殿下；太宗與論治道，留之數日。一日，太宗問：『朕立國以來，將來運祚如何？』陳搏奏道：『宋朝以仁得天下，以義結人心，不患不久長；但卜都之地，一汴，二杭，三閩，四廣。』太宗再三詰問，搏但唯唯不言而已。在後高宗中興，定都杭州；蓋將前定之數，亦非偶然也！太宗之後，傳位於真宗仁宗英宗，幾個賢君。

且說英宗皇帝治平年間，洛陽邵康節先生與客在天津橋上，縱步閒行；忽聽得杜鵑聲，先生慘然不樂。客問其故？先生道：『洛陽從來無杜鵑；今忽來至，必有所主。』客曰：『何也？』先生曰：『不過二年，朝廷任用南人爲相，必有更變；天下自此多事矣！』客曰：

「聞杜鵑聲，何以到此？」先生曰：「天下將治，地烝自北而南；將亂，地烝自南而北。今南方地烝至矣！禽鳥，烝之先者也！春秋有云：『六鶴退飛，雉鴿來巢。』皆烝使之然也。」

英宗升遐，神宗卽位。神宗是個聰明的官家，朝廷上大綱小紀，一一要從新整理一番，恰有那曾參政名做公亮的，薦那王安石爲丞相。神宗准奏，召王安石拜相。正宜麻時分，有唐介做著諫官，上疏論奏：「王安石泥古迂儒；若用爲相，必多更變，重擾天下。」那時有呂誨亦上疏彈劾安石，其略云：

「臣呂誨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。百拜奏于皇帝陛下：臣仰觀公朝，除王安石爲相者。臣切謂安石每遷小官，遜避不已；及除翰林學士，不聞固辭。先帝臨朝，則有山林獨往之志；陛見卽位，則有金鑾侍從之樂。好名嗜進，見利忘義。凡在經筵，力請坐而講說，將屈萬乘之重，自處師氏之尊，不識君臣上下之分。又與唐介爭論，謀殺刑名，衆非安石而是介。介務守大體，不能以口舌勝，憤懣發疽而死。奏對強辯，陵轍同列。大奸似忠，大詐似信；外示朴野，中藏巧詐，驕蹇慢上，陰賊害物。制置三司條例，兼領兵財；又舉三人勾當，八人巡行。臣未見其利，先見其害。區區愚忠，切以爲安石決不可用。若用之爲相，必變更祖宗法度，以亂天下。欲望聖慈允臣所奏，將王安石新命寢罷。宗社幸甚，伏取進止。」

奏上，神宗不報。安石居相位，專務變更；一日，奏行青苗法，差李常孫覺等，往河北

諸路，俵散青苗錢：第一等戶，十五貫；第二等戶，十貫；第三等戶，五貫；第四等戶，一貫五伯；第五等戶，一貫。青苗在田時分，俵散到；收成時分，催納。十分供一分爲息。當有銀臺司范鎮上疏奏言青苗錢擾民不便。表云：

『臣范鎮謹奏言：青苗錢者，唐衰亂世之所爲。青苗在田，已估其直；收斂未畢，已促其償；是盜跖之法也。臣以爲此法若行，天下騷然，民不聊生，非國家之利也。

臣請罷之。』

表上，神宗不聽。又宰相韓琦奏言：

『青苗錢法大不便於民間；有司責篤嚴急，細民不勝愁苦，至鬻鬻妻賣子者，不能償。願陛下察之，卽與蠲罷。』

奏上，王安石大怒，卽日貶韓琦於外。熙寧七年，大旱，帝謂羣臣曰：『天久不雨，朕夙夜焦愁，無可奈何。』韓維奏曰：『陛下信安石酷法，散青苗錢於民；今之官府，督取甚急，往往鞭撻人民取足，至有伐葉爲薪，以易錢貨；旱災之際，重罹此苦。願陛下蠲除租稅，寬宥逋負，以救愁苦之良民。』帝感悟，乃詔韓維放商稅而免青苗。後是日雨，遂貶安石於金陵府。安石弟安國，每憎他兄所爲誤國。安國爲西京國子監教授，頗溺聲色。時安石爲相，以書戒安國道：『宜放鄭聲。』安國回書，與安石道：『亦願兄遠佞人也！』安國又嘗力諫安石言：『天下不樂新法，皆歸咎於兄；恐爲家禍，宜速罷之。』安石不聽，安國泣於影堂前道：『是吾家滅門矣！』安石的孩兒王雱，爲人性險惡，喜殺，因病疽而死，年方三

十三歲。安石哀悼，不能去懷。嘗恍惚見雋身擔鐵枷，向安石道：「父親做事，誤我受此重罪。」安石大驚，遂以所居園屋捨做僧寺，賜額爲報寧院，蓋爲王雋求救於佛也。後有詩曰：

「誤國欺君罪不輕，陰司報應自分明；

姦邪凡事懷私險，却告金仙洗惡名。」

話說宋朝失政，國喪家亡，禍根起於王安石，引用塔蔡卞，及姻黨蔡京，在朝陷害忠良，姦佞變詐，欺君虐民，以致壞了宋朝天下。神宗崩，哲宗卽位，太后垂簾聽政，用司馬溫公，名做光。元祐年間，天下太平。未幾一年，司馬光不祿，章惇等入相，再行新法；把這太平的氣象，又變做了亂世。哲宗崩，徽宗卽位。說這個官家，才俊過人；口廣詩韻，目數羣羊；善寫墨君竹，能揮薛稷書；通三教之書，曉九流之法；朝權暮樂，依稀似劍閣孟蜀王；愛色貪杯，彷彿如金陵陳後主。遇花朝月夜，宣童貫蔡京，值好景良辰，命高俅楊戩，向九里十三步皇城，無日不歌歡作樂，蓋寶籙諸宮，起壽山艮岳，異花，奇獸，怪石，珍禽，充滿其間；畫棟雕梁，高樓邃閣，不可勝計。役民夫百千萬，自汴梁直至蘇杭，尾尾相舍；人民勞苦，相枕而亡。加以歲歲災蝗，年年飢饉；黃金一斤，易粟一斗；或削樹皮而食者，或易子而殮者。宋江三十六人，閩州劫縣；方臘一十三寇，放火殺人。天子全無憂悶，與臣蔡京，童貫，楊戩，高俅，朱勛，王黼，梁師成，李彥等，取樂消歡，朝綱不理；卽位了三十六年，改了六番年號——改建中靖國，改崇寧，改大觀，改政和，改重和，改宣和。

從即位以來，改元建中靖國元年，大赦天下；用丞相章惇言，舉蔡京爲翰林學士。滿朝上下，皆喜諛佞，阿附權勢，無人敢言其非。獨有御史中丞豐稷，同着殿中侍御史陳師錫，共寫着表文一道，奏蔡京奸惡，表文云：

「臣豐稷陳師錫等，叨被聖恩，濫居言路；事有當言而不言，臣爲曠職。竊見公朝近除蔡京充翰林學士勾當者。緣蔡京身爲禁從，外結后族，交結東朝；伏望獨斷，出之於外。若果用蔡京，則治亂自此分矣！祖宗基業，自此壞矣！又資政殿學士，知江寧府蔡卞，乃王安石之婿，與京兄弟同惡，迷國誤朝，爲害甚大，乞正典刑。臣日夜爲陛下憂，爲宗廟憂，爲天下賢人君子憂。若黜貶京等於外，則間言不入於慈闈，聖朝可忘於憂患；實宗廟社稷之福也。」

表上，徽宗謂豐稷道：「事礙東朝，卿當熟慮。」豐稷奏言：「自古母后臨朝，那曾見有如聖母手書還政的，可做萬世法則？但是目即，在外則開向宗良宗回藉勢妄作，在內則開張琳裴彥臣等兇焰熾然，又有蔡京交通其間。臣愚欲乞戒飭后家，放逐張琳等，黜蔡京於外；庶絕朝廷之憂。」徽宗不從。這時殿中侍御史龔夫亦上表奏言：

「臣聞蔡卞落職太平州居住，天下之士，共仰聖斷。然臣竊見京卞表裏相濟，天下知其惡。民謠有云：「蔡一惇，必定沙門，藉沒家財，禁錮子孫！」又童謠云：「大惇小惇，入地無門；大蔡小蔡，還他命債。」百姓受苦，出這般怨言；朝廷不知之耳。蔡京蔡卞爲人反復變詐，欺陷忠良，天下不安，皆有京卞二人簸弄。」

是時章惇罷相，差知越州，專事刑名慘刻，編類章疏，看詳訴理，受禍者千餘家，民間或訴事稍有暗昧言語，加以刀楮，釘手足，剝皮膚，斬頸，割舌之刑。有道號了翁姓陳名瓊的，論奏惇罪，將章惇貶雷州居住。三月，命內侍童貫往杭州監造作局製御用器；自是楊戩始用事。五月，奪司馬光等官。

崇寧元年，七月，徽宗除蔡京做右丞相；制下，中外大駭，又賜京坐延和殿，徽宗向蔡京道：「昔神宗創法立制，未盡施行；先帝繼之，兩遭簾帷變更，國是未定。朕欲上述父兄之志，歷觀在朝，無可與爲治者；今朕相卿，其將何以教我？」蔡京頓首謝曰：「願盡死以報陛下。」徽宗嘗出玉璫玉扈，將示輔臣，道是：「朕此器久已就，只怕人言，故未曾將用。」蔡京回奏：「事苟當於理，多言不足畏也。陛下當享太平之奉，區區玉器，又何畏哉！」帝悅。正是：

『不爭奸佞居台輔，合是中原血染衣。』

蔡京自拜相後，有巨商大賈六七輩，赴闕投詞，言：「章相公開邊時，及會相公罷邊時，共借訖三千七百萬貫，至今未見朝廷支償。」蔡京奏言，徽宗蹙額道：「我國家欠少商賈錢債，久不償還，怎辱國？」蔡京回奏：「臣請償之。」帝喜曰：「卿果能償之否？」蔡京差官剗刷諸司庫務放敝的物，及粗細香藥、漆器，牙錦之類，高估價值，立字號出還客；客猶不受，願請少出些貨試賣，方敢承領。那時乳香價利頗高，京令吏將乳香附客試賣，客果得價數倍；後客欣然承受，不半年，盡償訖。在後客貨賣却，消折了，十無一二，無所伸

訴其苦。

崇寧二年，除蔡京爲左丞相。修大內，復修創景靈宮，及元符等十一殿；殿中工役大作。夏四月，詔毀唐鑑蘇黃等集；又削景靈宮元祐臣僚畫像。是秋九月，蔡京與其子蔡攸，并其客強後明葉夢得，將元符末忠孝人，分正上，正中，正下；奸邪人，分邪上，邪中，邪下，爲六等；凡五百八十二人，詔中書省籍，記姓名。又將先朝大臣司馬光，文彥博，范祖禹，程明道，程伊川，蘇轍，蘇軾，呂公著，呂誨等凡一百一十九人，籍做奸黨，御書刻石立於端門。却詔封王安石做荆國公，又加封爲王；將安石配饗孔子朝廷，塑像坐於孔子之側。又詔書頒行天下，將元祐賢臣籍做奸黨，立石刊刻姓名。時詔旨至長安立石，有石匠安姓名民的覆官道：『小匠不知朝廷刻石底意，但聽得司馬溫公，海內皆稱其正直忠良，今却把做奸邪，小匠故不忍勒石。』官司怒，要行鞭撻。安民泣道：『小匠刻則刻也！官司嚴切，不敢辭推；但告休鑄安民二字於石上，怕得罪於後世。』官吏聞之慚媿。

蔡京又更茶法，天下立茶法，拘權茶貨，令客人赴官請引，自於茶園買茶，赴官秤驗納息，批引限日販賣；如有過限，並行拘收，別買新引；增私販法，客旅消乏。又立鹽法，詔陝西舊鹽鈔。易東南鹽鈔；每新鈔折錢三分，舊鈔折七分，聽換易。蔡京私運鹽鈔，遍行天下；拘刷船隻，揭起黃旗，所過關津，莫敢誰何。蓋爲現行鹽鈔之法，天下方纔通行，忽又改易，那舊鈔皆成無用之物。此上，富大商買消折財本；或有轉流乞丐的，或有赴水自縊死的。提點淮東刑獄章繹，可憐見商賈受苦，上奏鈔法誤民；以此忤蔡京意，遂奪章繹官，貶

儼庶人。一日，蔡京欲媚說徽宗，遇着聖節將近，命府州縣道遍立寺觀，天下凡有寺觀，並改名『神霄萬壽宮』，祝延聖壽。上留意西遊，以王厚爲大將，安撫臨洮諸州；命內侍童貫爲監軍，專切往來幹當；至是置司，專命二人主之。

崇寧四年春正月，以童貫爲熙河等處經略安撫置制使。二月，雨大雹。冬，彗星出西方，其長竟天，徽宗下詔求言。是時有劉達爲中書侍郎，勸上碎蔡京所立元祐黨碑；將禁錮係籍人，並行寬放，以禳天變。帝夜半遣黃門至朝堂，將元祐黨碑碎毀。明日，蔡京見之，乃厲聲道：『石可毀，名不可滅。』徽宗用劉達之言，詔除黨人之禁，罷方田及諸國歲貢，又罷緣邊諸路科斂，及罷鑄當十六錢，並新立衝要市務。在後有詩人劉克莊吟詩一首云：

『嶺外瘴魂多不返，塚中枯骨亦加刑；

更無人敢扶公議，直待天爲現彗星。

早日大程知返覆；暮年小范要調停。

書生幾點殘碑淚，一弔諸賢地下靈。』

大程謂程頤，小范指范純仁也。倘不因彗星之變，元祐黨碑，怎生能碎麼？可見當時蔡京附會徽宗，恣行驕淫；天心仁愛，不得不示變以儆之也！其如君臣不悟何！未幾，蔡京罷相，除趙挺之爲右丞相。十一月，罷趙挺之，復相蔡京。

崇寧五年夏，解州有蛟，在鹽池作祟；布炆十餘里，人畜在炆中者，輒皆嚼噬，傷人甚衆。詔命嗣漢三十代天師張繼先治之；不旬日間，蛟祟已平。繼先入見，帝撫勞再三，且問

曰：『卿此翦除，是何妖魅？』繼先答曰：『昔軒轅斬蚩尤，後人立祠於池側，以祀焉。今其祠宇頓弊，故變爲蛟，以妖是境，欲求祀典；臣賴聖威，幸已除滅。』帝曰：『卿何用神？願獲一見，少勞神麻。』繼先曰：『神卽當起居聖駕。』忽有二神現於殿庭：一神絳衣金甲，青巾美鬚髯；一神乃介冑之士。繼先指示金甲者曰：『此卽蜀將關羽也。』又指介冑者曰：『此乃信上自鳴山神石氏也。』言訖，不見。帝遂褒加封贈，仍賜張繼先爲介秩大夫，虛靖真人。

大觀元年，黃河清，詔曰：『國家承百五十年，三有河清之應；而乾寧軍河清踰八伯里，凡七晝夜。上天眷祐，敢不欽承，其以乾州爲清州！』廬州雨豆。

大觀二年春正月朔，御大慶殿，受八寶，赦天下。蔡京言：『天下羣國，所上符瑞八十七，所拜表稱駕。』蔡京進太師，加童貫節度，仍宣撫使。夏五月，日食。以復洮州功賜蔡京王帶；加童貫檢校司空，仍宣撫。貫由此恃功，稍專軍政；選置將吏，皆取中旨，不復關朝廷矣。

顯仁皇后生皇子構，徽宗隔夜夢吳越欽主以手挽徽宗御衣云：『我好來朝，你家便留住我；終須還我山河社稷，待教第三子來。』顯仁皇后亦夢金甲神人，自稱錢武肅王，及寤而生皇子。蓋徽宗第九子也。其始生之時，宮中紅光滿室；宣和二年，封爲康王。後卽位於南京，爲高宗，建都於杭州；卽符錢王還我山河之夢。錢武肅王卽錢鏐，享年八十一歲；高宗亦壽八十一，豈偶然哉！六月，蔡京罷相。秋七月，河南淮南大旱，詔有道高士王文卿祈雨。

，不應。文卿奏曰：『九江四海五湖龍君皆奉上帝勅命，且允行雨；獨黃河神未奉睿旨。』帝曰：『卿可召黃河神行雨麼？』文卿領旨向京師太乙宮立壇祈雨。翌日，升壇祝曰：『大宋皇帝借帶河三尺水以濟焦枯。』不移時，甘雨大作，遍地皆雨。黃河，以應黃河之水。帝喜，賜文卿凝神殿侍宸，沖虛觀妙通玄真人。後文卿尸解於撫州臨川縣。

大觀三年春，甘露降尙書省，天子作詩以賜執政。蔡京致仕，仍朝朔望。

大觀四年，禁燃頂，煉背，刺血，斷指之類。張商英知杭州，過關入對。上因語蔡京亂紀綱事，商英曰：『蔡京自來專恣任意，不知都省批狀，便是條貫；入狀請寶，便是聖旨。若前後失緒，安得不亂？』上曰：『京多引用親黨，已逐三十餘輩矣！』商英曰：『餘黨尙多。』上曰：『百姓聞卿來，皆鼓舞忻悅。』商英曰：『千臣何事？』遂留商英爲中太乙宮使。毛注奏言：『天下僧尼，增舊十倍，凡數十萬人；祠部歲給度牒幾三萬。乞權住三年。』帝從之。夏五月，詔：『蔡京權重位高，人屢告變，全不引避；公議不容，降受太子太保致仕，任便居住。』六月，以張商英爲右相。閏八月，除張閣知杭州，兼領花石綱事。先有朱勳者，因蔡京以進。上頗垂意花石，勳初才致黃楊木三四本，已稱聖意；後歲歲增加，遂至舟船相繼，號作『花石綱』。其在平江置應奉局；每發，輒數百貫。搜岩剔藪，無所不到，雖江湖不測之瀾，力不可致者，百計出之，名做『神通』；凡士庶之家，有一花一木之妙的，悉以黃帕遮覆，指做御前之物；不問墳墓之間，盡皆發掘。石巨者，高廣數丈，將巨艦裝載，用千夫牽挽；繫河，斷橋，毀堰，折閘，數月方至。師。一花費數千貫，一石費數